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九十八回 北平城飛玄女片符 榆木川受鬼母一劍

曼尼笑道：「潑水李，而今壓在當路，有甚臉面見人！待我送你一扇，也變只白鶴，師弟們一路登仙罷！」才欲舉手，聞空中有聲：「請曼師姑恕他，當明正其罪。」原來是后土夫人駕到。月君等鞠躬迎接，就同過那邊台上。后土夫人論道：「李星李星，你嗔妒之心太重，太陰星與汝本同類。在天上既已屢肆侵凌，今在人間，又大行兇暴。況且不奉玉旨，偷走下界，當得何罪？如能省改前非，朕當姑矜爾命。」太李應道：「我性專惡同類的與我不同黨，結下仇恨，萬世不改的。除非將月宮讓與我，就歇手了。」曼師喝道：「潑賤貨，死在頃刻，還敢說此大話！」就當小腹下踢了一腳，正中玄牝之戶。月君勸住，請於后土夫人道：「聖人以天地萬物為心，何處容他不得？不與之較量罷。」后土夫人又論道：「李星，你看太陰星何等度量，爾豈不愧死？也罷，燕地所乏者水漿，小民甚屬艱難，朕今教授汝為此方水神以濟其渴。毋使有虞，便是積累功行，他日尚可復職。慎之！慎之！」隨著兩侍女押送至桑乾山小黃河發源處安插。今燕地人所謂水母是也。月君再拜而謝，微問土丸神化之妙。后土夫人笑道：「他用的水是煉成的水銀，我用的土是煉成的良土。良為山，水銀屬金，本產於山土之內，以氣相感而收之也。良又居東北方，有一脈坎水在內，以性相孚而服之也。到太李本身為純陰之水，非純陽之火不能制之。我所用者高土丸，土中有純陽也。以天地論之，太陽為陽火，凡火為陰火。故太陽出而火燄無光，水澤之氣亦皆消滅。至若陰火之不能制水，猶之乎炊沸湯而火氣返從水氣發矣。以人身論之，心火為陽火，腎火為陰火。故道家煉離火而成純陽，一身之陰氣盡滅。凡人則自少至老，心陽日減，陰火益強，而陰氣愈盛，亦猶之乎炊沸湯而火氣皆從水氣化，陽氣亦從陰氣滅矣。所以制服太李者，非止以土剋水，蓋取土中之離火，以制其陰邪發越。否則彼遂借日遁去耳，何能鎮壓其神靈哉？」月君又稽首道：「小童幸聞聖教。」后土夫人乃起辭命駕。月君等拜送之後，就在這三座台上安歇。

鮑師道：「老曼來，吾語汝，適才后土夫人以良土收金，與我之用檀木收火，豈不是同一從治之法？汝何足以知之！從來水能剋火，而今后土夫人講的火能制火，這叫做反治。反治者，如藥性中之相反者，亦可反用之而治跛老尼，老尼，汝又烏足以語此！」月君笑道：「正治、從治、反治總不越乎陰陽二氣相勝之理。若只在五行生剋上講，豈能盡夫玄微道妙？」

曼師也笑道：「我只脫卻二氣外，跳出五行中，看這老道姑更有何說！」鮑師大笑。

早見兩位劍仙與素英四仙姑並范飛娘等四女將皆來了。月君一面召令劉元帥進兵攻城，到夜半，同了鮑、曼二師去看北平城形勢，以便指示方略。見城堵口排滿的紅衣炮、子母炮、轟天炮、神機炮不計其數，已知道收服太李，早作準備了。月君謂二師道：「始作炮者，其無後乎？任是金剛，也經不得炮風一刮。用以攻城猶且不可，何況竟將來打人。這樣東西可是打人的？大家拚著將士，化作肉泥便了，那六韜三略、六花八陣直可棄置無用，又講怎麼兵法！甚矣，末世人心之不仁也！」鮑師道：「廿四年前，蓬萊閣上九天教主贈有符囊，大約為此。」月君應道：「我亦想著。噫！玄女娘娘早慮著王師大難，真聖心也。」隨返至台上，取出錦囊，向北叩首，然後啟看，內有小玉篋，藏著龍蛇符篆三幅，蝌蚪篆靈咒一幅，眾仙師皆所未見之物。月君乃九叩首謝過，然後向著北平城焚化符咒。就那火燄飛處，一聲震雷去了。曼師道：「原來是遭雷神打碎這些炮。」月君煩隱娘往視，回報炮位皆安然不動，正莫測其妙用。

次日，劉元帥大兵已至，月君論道：「北平城頭炮孤家已用法禁制，爾等放膽攻城，毋或坐誤。」王師莫不踴躍。遂長驅直搗城下，守陣燕卒一齊放起炮來，沒有半個響的。王師大聲鼓噪，遂將永定、彰義、沙河諸門重重圍住。燕將如飛報知太子，太子大駭，親率文武百官回到城上，令軍士取火再放，卻像是實心的木計，動也不動。學士楊士奇叫打開一個看時，見內裡火藥水津津的都是濕透的。那時先鋒楚由基早見城上有柄九龍黃傘，傘下蓋的一人正站在堵口邊，心猜是燕世子，即便拈弓搭箭，「噦」的一聲，那傘沿上金龍竟舒出五爪，將箭一格，墮在塵埃。城下看得分明，城上倒不知影響，只道是強弩之末，力不能及，然已吃了老大一驚，即回朝商議。太子諭諸臣道：「敵人有此異術，何難隱身入城？裡應外合，此不可不慮。卿等有何良策以御之？」

楊士奇奏道：「殿下聖慮良是。目今皇上已大勝北寇，旋師之期不遠，以臣愚見，莫若遣大臣二員，前赴敵營，佯許歸藩，崇奉建文年號，俄延數日，保得無虞，候鑾駕回時，自然別有方略。」太子道：「此計不成，徒失體面；如其能成，父皇豈不罪及孤家？請先生三思。」士奇又奏：「臣非創見，當日皇上曾差使到濟南，有此一議，今不過再申前說。無非緩兵之意，難道真正奉他年號？一面即遣飛騎奏知皇上，潛師入關，出其不意以擊之。就是破敵，亦莫善於此著。」太子道：「依先生行之。誰堪為使？」士奇應道：「禮部尚書呂震，處事精詳而有重望，兵部尚書段民，立身剛正，素為寇服，臣舉此二人可用。」太子即發手敕，令於明日卯刻前赴敵營議事。

二人遵旨，當晚即詣相府受了主意。五更起來梳洗，黎明便到城上，令人傳說：請讓開條路，有官員赴元帥營講話。攻彰義門的大將郭開山，隨飛報與元帥。劉璟道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著放條路與他走。」郭開山即揮兵略退，分開兩行。

呂震、段民望見，隨疾馳出城，直到王師大營。劉元帥與譚監軍迎於帳處。各施禮畢，呂震具將情願歸藩，崇奉年號，候建文回鑾的意思說得緩款曲折，甚為可聽。劉元帥呵呵冷笑道：「汝等以哄兒童，將謂我佩劍不利耶？前此嚴震、胡淪在濟南關下就是這段言語，諸公卿都要寫一奏疏為據。到是呂軍師說燕逆作事，可是這兩人專得主的？倘若失信於我，自有天兵申討。今本帥統率六師，正討其僭逆欺罔之罪，還敢簧辱鼓舌麼？」段民厲色應道：「我等出城之際，已拚斷月豆而回，元帥乃在利劍唬嚇耶？先尊公為本朝元勳第一人，建文既不能返，應得天下非當今而誰？縱使起先尊公於地下，斷無說異姓可據之理。由此言之，嚴尚書亦何曾失信！」劉元帥詫道：「聖主為賊所逼，出亡在外，不滅燕賊，乘輿焉能復返？夫子作《春秋》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況本帥為元勳之後哉！」

呂震見不是頭勢，又婉詞以請道：「不允由得元帥，何須動怒，但得轉達於帝師，以便復命。」這句話原因月君仁義之名播於四海，可以僥倖於萬一的想頭。在劉璟，亦必須聞知帝師的。遂立刻差人啟奏。但見帶回兩面金龍雕漆牌來，上各寫極大的六個字：

一、城下請盟不許，一、限在三日拔城。

呂震、段民二人相視默然，隨起辭而去。劉元帥乃下令諸營：四更造飯，五更飽餐，平明齊進攻城。有能奮勇先登者，不論何人，裂土封侯。如有一人先登，第二人不即奮進，後隊能斬前人而登城者，並封侯爵。

當夜二更，月君與鮑、曼二師在中台靜坐，忽有一道紅光，直衝座隅，那紅光影裡早現出鬼母天尊法相，月君與二師忙起身拜接。各施禮畢，鬼母尊論道：「燕王有柄劍在嫦娥處，可速取來。」月君一想，大抵是那柄劍了，應聲道：「在。」隨取來奉上。鬼母尊看劍鏢上鑄有「取建文繳」四個字，乃顧謂月君與二師道：「即以其人之劍，還取其人之命，方使天下後世知道報應不爽。我奉上帝敕旨，往榆木川追取天狼星去，勘問他屠戮忠良之罪。少間日出卯刻，當有玉敕召嫦娥，仍返廣寒宮為太陰天子也。」月君返呆了一呆，亟拜道：「皆荷聖母翼贊之力。」鬼母尊道：「這不敢貪天之功。汝平日所行之事，巡察神無不上奏，玉帝極其嘉予，敕旨云：『集義累仁，上洽天道；褒忠顯節，下值人倫。可謂不負朕之誥誡。』是乃嫦娥自己功行所得也。」隨掣劍凌空，飛至榆木川，而燕王卒，當日半道人謠云：「復建文，建文不可復，一劍下榆木。」至此方應驗。

道人即張三豐，所以能知未來這數也。

按史云：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丁亥，次翠微岡。上御幄殿，諭大學士楊榮曰：「朕還京，當以軍國事悉付太子。」戊子，次雙流灤。遣禮部官齎書諭知太子。己丑，次蒼崖。上不豫。庚寅，次榆木川。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，傳位皇太子。辛卯，上崩。如是

其從容暇豫，似乎無疾而終，可疑也。又紀云：成祖北征阿魯台，至遠遁去乃還。秋七月，車駕止蒼崖，坡至榆木川遺詔，其夜遂崩。宦者孟驥、馬雲等索軍中錫萬斤，召匠人錘匣。殯殮已畢，盡殺匠工，復敕光祿助進膳如常。軍中無一人知者。如其詭譎變幻，又似乎有故而殂，亦可疑也。而野史則云：永樂皇至榆木川，遇野獸突至，與之搏，被攫，只剩其半軀。所以殮而殺匠，泯滅其跡。又如其駭聞，更為可疑矣。後來梓宮還朝，不可啟視，千載之下，誰能破其疑耶？若謂《外史》所言，亦屬可疑，更無庸辨。且要寫下回嫦娥飛升事也。